

樊增祥與易順鼎

人才之產生，與地理環境很有關係，他的家世和他本身生活，儘管寒微艱苦，但，他居住地的自然環境及人文環境大都是很優美的，證諸中國史實，經驗不爽。江湖平原，湘鄂地區，漢水烟波，衡嶽幽峭，產生許多特殊人才，在清季要算湖北樊增祥，湖南易順鼎兩位大詩人最放異彩了。

樊增祥，字嘉父，號雲門，別號樊山，湖北恩施人，他的父親樊燮，做到副將，曾被巡撫駱秉章劾奏，這時湘陰舉人左宗棠，正在駱幕很有地位，他去求他救援，長跪不起，宗棠不予答禮，他大罵而去，從此就罷官了。他對兒子樊山說：「一個舉人，就如此傲慢，武官真不可爲，汝不發奮求科第，不是我的兒子。」樊山受過這樣刺激，果然中光緒丁丑進士，補陝西渭南縣知縣，累官至藩台，善於聽訟，著有政聲。會稽李慈銘，是當代的學人，很賞識他的詩文，張之洞開府兩湖，以獎勵人才爲己任，也佩服他的才學，從此他就做李張門下心悅誠服的入室弟子。

樊山天才奔放，吐納風流，雖然服膺之洞慈銘，但，他的詩，依然不離隨園甌北一條路徑，與他兩位老師或爲異曲同工的作手。之洞七十大壽時，他作兩千言駢體壽文，分日電報拍發，其中有警句云：「……不嘉其謀事之智，而責其成事之遲，不諒其生財之難，而責其用才之易，……」

「這樣搔着癢處的好句子，無怪乎之洞得句大聲朗誦，擊節連呼曰：「雲門真可人哉！」

他論詩以清新博麗爲主，不拘於宗派之說，喜用僻澁典故。他的政績，也很卓異，樊山判牘，慣用四六對偶，深入淺出，隨手寫來，萬口傳誦。生平作詩甚富，七律居其八九，疊韻最多，無非想在艱難之中，顯出他的巧妙。自負甚高，評人輒曰：「此乳臭小兒也。」

某甲自負能詩，每對他誦其所作，他嗤之以鼻，曰：「君詩多不諧韻，且誤用典實……」某甲慚愧謝曰：「小子學殖荒落，以致如此。」他撫掌大笑曰：「田無一草，不得言荒，樹無一果，何所用落，君胸無點墨，猶無草之田，無果之樹，何荒落之有？」他的一生傲慢，往往如此，所以，做陝西藩台時，因爲恃才傲物，被總督升允，參奏一本，落得個革職查辦。後來張之洞特別設法，保奏他恢復原官，做到江蘇布政使，不久清室亡了，他退隱都門，以遺老、名流、才子，終其天年。

樊山有詩萬首，最膾炙人口的，要算前後彩雲曲，描寫賽金花故事，極盡艷麗之能事，讀者比之爲吳梅村圓圓曲，白樂天長恨歌。自命一代詩宗的鄭孝胥，對他最爲傾倒，贈他的詩有：「久於南皮坐，習聞樊山名，老矣始一見，趙璧真連城，落筆必典瞻，中年越崢嶸，才人無不可，皎若日月明。……」樊山雖自負奇才，從不輕許他人，但，讀到龍陽易順鼎初入關中諸作：「關百二重秦代月，宮三十六漢時秋。」「何忍呼他爲禍水，尙思老我此柔鄉。」「流殘清壩無情水，畫出阿房不霽虹。」評爲精麗無匹，巧匠運斤，自此就與順鼎訂莫逆交，流連都門，詩酒爲歡

，時稱樊易，真是一雙國士，絕代詞人呢。

易順鼎，湖南龍陽人，字仲碩，又號實甫，自署懺綺齋，晚號哭尸，天生奇慧，有神童之稱。十五秀才，刊刻詩詞一卷，有警句云：「眼界大千皆淚海，頭銜第一是花王。」「生來蓮子心原苦，死傍桃花骨亦香。」「秋月一丸神女魄，春雲三折美人腰。」「僕本恨人猶僕僕，卿須憐我更卿卿。」一時傳誦海內，人人驚爲奇才。

光緒丁丑中舉，是年赴京應禮部試，過金陵時，冒大雪遍訪六朝故墟及前明遺跡，作金陵雜感二十首，其警句云：「地下女郎多艷鬼，江南天子半才人。」「桃花士女桃花扇，燕子兒孫燕子箋。」都是哀艷欲絕的名句。

實甫曾偕樊山作詠古詩六十首，其中最佳者如詠諸葛亮：「萬牛回首因龍臥，三馬驚心爲虎來。」詠孔明詩，前人多用龍典，用虎典的，却自實甫開始。詠唐明皇：「三郎枉自除安樂，四紀何曾保莫愁。」詠項羽的兩聯：「二十有才能逐鹿，三千無命說從龍。咸陽宮闕須臾火，天下侯王一手封。」非得如此，不能把我們老鄉楚霸王活活的烘托出來。

他的才氣蓬勃，慣好作談諧語，喪慈母時，乃作哭尸傳，極盡悲哀纏綿之能事，王壬秋曾貽書勸之：「僕有一言奉勸，必不可稱哭尸，上事君相，下對吏民，行住坐臥，何以爲名？臣子披猖，不當至此，若遂隱而死，朝夕哭可矣，且非一哭可了，況又不哭而冒充哭乎，……」這時湖廣總督張之洞最愛他的才學，又痛他的遭際，於是招他入幕，派爲兩湖書院分教，不久，奉旨召見

，他賦紀恩詩有云：「金擲民膏二萬萬，珠含天淚一雙雙。」因爲中日戰敗，賠款甚鉅，慈禧太后，常爲此流淚，二萬萬句，本不易對，居然對爲一雙雙，又恰到好處，他的奇才，真是神通狡獪呢！

中日大戰，我師敗績，此時他正在兩江總督劉坤一幕中，乃上書言事，痛哭陳詞，終於未蒙見用，迨割地求和時，他又上書，力陳割地一事，萬不可行，並上彈劾李鴻章父子一疏，更爲沉痛。同時台灣人民，也反對割地，起義抗日，成立台灣民主國，公推巡撫唐景崧爲大總統，劉永福爲大將軍，實甫雖丁母憂，亦決心墨經從戎，不顧親友的勸阻，泣求劉坤一，他說：「幸則爲弦高犒師，不幸則爲魯仲連蹈海。」坤一壯其志，並贈銀五百兩。

可是，大勢已不可爲了，他雖開關航海，往來各地，歷盡千辛萬苦，但，終不能挽回既倒的狂瀾，而且，國家的大事，如果敗壞到不可收拾的時候，也決非一手一足之烈，所能挽救得來的，那只好脫身歸國。不過，他那種赴難的勇氣，真不愧爲氣節功名的豪傑呢！後來出任廣西右江道，出都時有句云：「新詞欲賦賀梅子，他日應呼易柳州。」但是，才人儘管才人，做一個地方官吏，未必適當，又因爲細行不檢，被兩廣總督岑春萱參奏一本，從此罷官，一蹶不振，更肆力於詩古文詞，並世才人，樊山以外，幾無敵手。

民國更元，歲逢癸丑，新會梁任公邀集都下人士，於三月三日，仿蘭亭故事，修禊於萬生園，實甫撰長歌當哭，人人傳誦，嘆爲觀止。其時袁世凱爲大總統，次子克文，頗尚風雅，實甫折節

與遊，幾以楊修自況，比克文爲曹植。嗣後，世凱叛國稱帝，用實甫爲印鑄局長，世凱死後，帝制取銷，克文狼狽遠走上海，他從此更潦倒頹廢，又因術士說他壽元不得度過五十九，所以格外放蕩不羈，聲歌詩酒，以娛殘年，曾賦買醉津門雪中三絕：「焉知餓死但高歌，行樂天其奈我何？名士一文值錢少，古人五十蓋棺多。」果然不幸，以民國九年五十九歲，一病不起了。較之樊山享壽八十六，晚境優逸，却有遜色。然而，他的詩詞艷麗，才氣縱橫，以及急難救國的魄力，實有過之無不及的。

